

國

朝

文

錄

寄庵先生文錄引

寄庵文鈔雲南劉大紳寄菴先生著雲南距京師萬里其文集傳於世者甚稀庚寅予假館龍泉石圍楊蓉渚明府寄示寄庵送行序一篇其文浩浩瀚瀚純以神行詫爲得未曾有今歲選三十家粗竟而意未厭因致書索其全集明府遂以此郵示且云寄庵已入名宦鄉賢祠爲傳人矣蓋寄庵乾隆間進士三任山東縣令民情極愛戴而與上官多齟齬遂託病言歸以詩文鏤厲後學者踰二十年故去思鄉評兩地皆重今觀其集所存不多大都皆有爲而作看似沖口而出縱手而成如風發泉流不可遏抑實則筆筆

有法字字有神味餘言中聲動簡外殆醇焉而後肆者也因歎我
國家輿圖廣大聲教遐宣雖窮壤荒陬人才正自不乏且惟所居
地遠故能不爲時風眾勢所搖而一軌于正視近地諸公必排突
前人以自表異者殊淺之乎爲丈夫矣其文序記居多而碑誌竟
無一字豈平生宗仰蘇氏長于議論而不長于敘事歟抑修詞立
誠不願諛墓中人以自潤歟今錄文爲二卷上高李祖陶課

劉寄庵先生文錄目錄

卷一

上伯制軍書

與袁蘇亭書

答客一

答客二

送魏凜齋詩序

王禹臣先生詩集序

畢蘇橋詩集序

柝編序

有泉堂詩文一覽編序

太華山錄序

董孺人節孝編序

卽園續刻詩集序

步華吟序

戴雲帆詩文集序

五華五子詩鈔序

相國伯玉亭先生入覲祝嘏送行詩序

卷二

飲秋水亭讀單紹伯李懷民昆弟詩記

東南山中看桃花後記

伏生子孫世襲博士記

東南山中看桃花記

東南山中看桃花後記

記著者渡

趙忠愍公小像題後

書勿軒上當事書後

書昆明周張氏殉節事

呂堰驛巡檢芷汀錢君傳

盧氏兩節婦傳

昆華聯吟集序

附

劉寄庵文錄卷一

雲南寧州劉大紳寄庵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鄧夢錫松

○上伯制軍書

十二月初九日、鄙州鍾牧到委巷中、宣示關書、聘金俾大紳爲五
華書院山長、當卽再拜、祇受肅緘、申謝想蒙賜覽矣、惟是爾時感
愧交并、詞意鄙拙、不盡所言、懼無以仰副大君子樂育羣才之至
意、是以忘其忌諱、重瀆視聽、冀教誨焉、蓋間書院之於學校、遞爲
廢興者也、三代後學校之教不修、士之有志於學者、始相與擇勝

地立精舍。從事於學。而書院名焉。其後天下郡縣皆得立學。則有
改書院爲學校者矣。又其後學校之名猶存。而實漸失。於是書院
復興。子朱子衡州石鼓書院記。詳哉其言之矣。朱子曰。今郡縣學
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讀。又皆世俗
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
之。是以常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又曰。毋以今日學校
科舉之學亂焉。所謂富哉言乎者。非耶。五華書院肇自西林鄂文
端公。其繼起而廣大之者。皆聖賢之徒。公相之選。萃三迤之士人
於其中。延師課訓之。藏書有樓。寢息有室。脩膳之豐。膏火之裕。視

中州大省有加焉。是亦所以助學校之不及也。然而士之來游其中者。爲學來乎。爲科舉來乎。其與子朱子所謂郡縣之學校有異乎。無以異乎。蓋不可知矣。今欲使來遊之士。盡捐舊習。相與深求。古人設書院之意。旣無是師。安得有是弟子。而况如大紳之衰年。廢學漫無短長者哉。然大紳嘗考自有五華書院以來。名臣碩彥。學士大夫。蓋無不出其中。卽以近時論。若錢龍池少司馬、李鶴峯中丞、周立厓少廷尉、錢南園副使、萬荔邨方伯。其最著者也。彼其時亦豈能不從事於科舉之學哉。毋亦唯是卽科舉之業以求聖賢之學。探天人性命之奧。嚴義利人己之分。本末兼該。內外交修。

是以見用於世。與徒事估畢帖括者相去霄壤也。是以諸公之所成就。爲昆華。溷蒼生氣色。而爲之師者。若前之孫潛邨先生。後之張惕庵先生。亦且至今。聲稱不朽也。抑又聞之前明顧涇陽先生。高忠憲公。於應天書院講子朱子之學。東林之名滿天下。以社學應之者。百餘年。風未熄。此亦子朱子所謂好古圖新之資。能謹而存之者也。今大人百世之師也。惟望出其所學。以授大紳。使大紳得以遞授於弟子。而皆得師焉。則今日之五華書院。與郡縣學校。而並興當世。有子朱子者。其必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矣。大紳謹上。

今日書院之病與學校略同讀中間一段令人慚讀後一段又
令人奮有是師自必有是弟子宜滇南文風蒸蒸日上

○ ○ 與袁蘇亭書

蘇亭足下。邇日承足下數數叩紳在東治譜。足下固樂道人之善也。紳何治譜哉。今鄉人無不欲欺足下者。紳何敢爾。顧念東人之於紳。實有不可解者。方紳以乾隆癸卯年。筮仕濟南新城。歷甲辰乙巳丙午。大旱災荒之時。拯救無術。方欲引退。大吏且量移曹縣。代者既至矣。而新城人不欲紳去也。請於大吏弗許。適使者琅公過縣南境。新城聚數千人。遮於道。乞畱紳。長山西鄰邑也。亦代新城乞畱使者爲言於大吏。得畱三月。既至曹。則其乙巳丙午之年。災傷更甚於新城也。方務與民休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

數百丈。日役萬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亾者。無疾病者。又檄辦河工料。稽三百萬紳。以方收斂。整緩之。河員訴於使者。督責嚴急。將按以罪。因請爲十日限。縣人爭先往納。未十日而三百萬之數足矣。紳偶行民間。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顧語之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此語遂達大吏耳。怒謂曹縣知縣逕緩徵矣。急遴廉能吏代徵之。至則新糧皆如期完矣。因議徵乙巳丙午年逋欠。計爲數四五萬兩。有奇。揚言不足數。卽以他人易紳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三萬餘兩。廉能吏由此膺上考。戊申年紳遂以病自劾。方紳之初至曹也。以與上司有違言。殺劾去。縣人聞之。環

署泣畱。且相率走訴大吏。絡繹道路間。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面諭止之。紳是以不得去。至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書吏手。迫得請而縣之人始知之。雖乞畱者相踵而至。無可如何也。甫歸而攤賠之令已至於。是又出。再至東省。題補文登。未抵任而新城方修城。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人轉請於大吏。願得紳修城。紳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城工竣。方議重興正蒙書院。以錦秋湖荒爲膏火田。蓋前此在新城時已草創。是舉其時正旱災。未能大有爲也。而已。以在曹縣任內事。同眾人革職遣戍矣。是爲甲寅年月日也。兩縣人於是爲紳。斂緩請贖得歸。其後大臣有以紳上

聞者廷寄來滇送部引見仍發往山東以知縣用將補福山福山
地僻事簡其士人類皆能文章如新城於紳爲宜而部已選人裁
得暫攝兩月焉次年補朝城又值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吏准五
分五分則不成災矣幸民間素知紳無怨謗者紳又以病自劾并
之許許暫移署青州同知次年以武定同知陞署同知固閒曹也
時登萊蝗蝻四起大吏委紳督捕復值河南黃河水漫自漕運河
至大清河爲沿河郡縣害又委紳查災查賑紳素無才能皆勉強
任事而已後一年爲乙丑得家書知伯兄叔弟相繼物故而母親
年已八十乃援例請養遂得歸數年在東如是而已無所謂治譜

也。而東人之於紳，則實有不可解者。請畱矣，代贖矣，未已也。其始以病歸也，東人畱醫藥者，幾二年，乃歸爲紳母壽。爲紳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至汴梁城，燕遊數日，始別去。有送至樊城者，其繼以贖歸也。延畱爲壽者，如初歸，則有送至漢口者。最後以養歸也，則有送至周家口者。是皆足滋紳愧者也。無所謂治譜也。其間有無知愚民，嗜好紳者，或舉古人行事，附會於紳，或以紳行事增飾之。轉出諸情理外，皆不足據爲治譜也。恐足下不察，而以樂道人善爲事，卽紳不敢欺足下，而人有欺之者矣。今天下之欲欺足下者，豈少也哉。敬質直布之，足下幸賜覽焉。月日紳不宜。

不自明縣治之績而祇述東民不可解之情絕不矜張正自令人想味中庸言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先生則得民如此而總不獲乎上此先生之所以決意去而東人之所以不能解也至於治豈有譜哉平易近民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矣

○ 答客一

山東縣令劉子大紳之母。今年七十有六矣。紳於禮宜歸養。而令與獨子父母年七十以上者歸養。眾子則父母非年八十以上不許。

聖主之爲之制者。固如是其仁之至而義之盡也。紳既不獲以歸養。請於是病。於是以病自劾。密乃雜然並進。而陳其說。或曰是負國恩也。劉子以謫戍臣。輸金贖而歸於田間。與編氓伍。一旦聖天子以大臣之薦復故官。不及未填溝壑時。爲國家竭智能。供奔走。而冀優游偃息以終其身。負國恩矣。且失薦賢者旨。或

曰。是失民望也。民得有司而撫養之。如赤子之乳哺於慈母也。慈母舍赤子而去。則乳哺絕而瀕於死矣。良有司不思撫養其民而委之不可知之代者。庸詎知代之者之勝於我也。耶。民其謂之何。或曰。是亦恐非賢母志也。賢母無不望其子爲良有司以忠其上者。故經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孝子之行也。且男子之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父母志之矣。劉子由是而牧守而監司。則賢母爲牧守之母爲監司之母矣。顧欲以縣令去乎。劉子瞿然作而對曰。紳之母不旣老矣乎。紳之身不旣病矣乎。且夫自愛其親者。未有不愛人之親者也。自愛其身者。未有不愛人之身者也。

浸暇而紳明日爲牧守。又明日爲監司。又明日而不止爲牧守監
司。而紳之母不能以老而返於壯且少也。紳之身不能以病而臻
於愈且健也。且客亦知紳之爲縣令也。幾何年矣。紳亦曾一日迎
吾母養於縣令之署否耶。紳始筮仕爲乾隆癸卯之歲。先一年辭
吾母而謁選人也。母年五十有八耳。臨行母告紳曰。汝好去。若近
得一小縣。吾當來就養。色甚喜也。而紳謁選人得山東。山東去雲
南七八千里。甚寒酷暑。易中人。又時方大祲。餓孳之民枕籍道路。
紳不遑顧其私也。越三年稔。紳於是謀歸者。至再至三。乃得請歸。
而母年六十有六矣。又三年而紳復任山東。歸而母年七十有一。

矣。今遂不覺吾母之年已七十有六也。方紳之再仕山東也。以獲咎戍軍臺幸。

天子仁聖。宰相賢。念紳母老。身且病。許輸金以贖。始得歸。其甫議軍臺也。紳母聞之。惶恐憂泣。不知所爲。初不意其繼之能歸也。及今

天子用大臣薦。徵用紳母。聞之。而後喜可知也。然母自念身已老。又憐紳且病。諄諄以毋貪官職爲戒。而紳亦自恐無以報國恩。且慰母氏也。則抱病之官。罔敢恤勞瘁。蓋閱四月矣。病轉甚。思母轉迫。始不敢不以病自劾。紳之志亦可哀也已。人固有能三仕歷

○七○字○作○二○句○讀○與○別○俱○感○
十九年之久不得養其既老之母於縣令之署而尚不思歸於有
病之日者乎古有行之者則紳請從其後客乃默然而退而心
終未之善也

客意三層甚嚴在已亦無以自解祇以母老不得迎養之故爲
主善於立言

○ 答客二

後數日客有復理前說者。正襟危坐而讓紳曰。子何言之妄也。吾聞病者容不能自澤。詞不能出諸口。衣履不能與身相周旋。呻吟淋褥。寢食俱廢。如是則可謂病者矣。今吾視吾子。皆是意者。其有所托而逃耶。抑亦矯情沽名而爲此耶。且子獨不思吾君若相若民之所以待子者何如耶。吾意子之母年固老而未衰也。劉子愀然不懌曰。紳失怙人也。幸母氏存焉耳。母氏素有心怯之疾。作則昏暈。欲顛踣。恆臥一日或半日而後起。紳之來也。母舉止如平日。而紳有兄。今年五十有七歲。有一子一孫。一子已天。一孫又

相繼。匹兄痛子。與孫母痛兄之痛子。與孫紳以是信母之哀。且老也。夫人鼎鐘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紳之事。吾父不可悔而追矣。敢不歸事。吾母使紳歸而吾母幸健如往日。固紳之所願也。紳又何望乎。且答固未知人子遠遊之悲也。古之人仕於其國。卽之異邦。亦百里千里間耳。而夫子之言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朱子爲之申其說曰。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欲親知已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嗚呼。何其言之悲也。今夫東南之相去者。幾萬里矣。一歲之中。寄家書者。或再至焉。或一至焉。或竟不至焉。而春之所寄。至必以夏。夏之所寄。至必以秋。春

之、所、言、無、虞、矣、而、未、知、夏、之、何、如、也、夏、之、所、言、無、虞、矣、而、未、知、秋、
之、何、如、也、不、得、已、則、求、之、蓍、求、之、卜、而、顛、倒、無、達、占、又、未、可、據、以、
為、信、也、不、信、則、惑、惑、則、懼、矣、夫、人、所、恃、以、為、國、家、宣、力、効、勞、者、
方、寸、間、耳、方、寸、苟、亂、豈、復、有、濟、紳、之、所、以、亟、亟、求、歸、非、惟、以、慰、母、
心、亦、欲、以、不、負、吾、君、與、吾、民、耳、若、夫、人、之、生、於、天、也、有、東、西、南、
北、之、異、矣、人、之、成、於、父、母、也、有、剛、柔、強、弱、之、異、矣、子、視、吾、之、齒、何、
如、也、髮、何、如、也、吾、齒、為、數、三、十、有、四、今、存、者、十、有、一、耳、髮、則、如、此、
種、種、矣、吾、老、目、尚、可、用、吾、之、耳、虛、鳴、不、已、吾、自、知、之、而、不、能、強、人、
之、知、之、也、子、又、烏、知、吾、之、所、謂、病、者、為、真、乎、不、病、者、為、真、乎、陸、行

或答曰無病

者。車。水。行。者。舟。夏。之。衣。絺。冬。之。衣。裘。不。必。其。相。同。也。不。必。其。苟。異。也。意。之。所。適。境。之。所。安。與。爲。終。身。焉。已。矣。而。何。矯。情。沽。名。之。爲。歌。曰。瞻。望。親。舍。兮。雲。山。萬。里。富。貴。何。極。兮。不。如。其。已。吁。嗟。歸。兮。遠。遊。之。子。歌。已。客。乃。默。默。離。席。降。階。踟。躕。而。退。

與正襟危坐相應

一念固結萬里遠遊備細寫來令人腸寸寸斷

送魏凜齋詩序

古卿大夫郊餞必歌詩。然不自爲詩也。蘇李河梁。乃有贈答。而或以爲後人假託。至建安七子以後。則風流相尚矣。歷唐至於今。離筵別酒。詩不成者。眾非笑之。此亦文質相擅之一端也。然或不數日而流傳遍海內。或竟泯泯忘其姓字。則情文生與不生之異也。豐潤魏凜齋。筮仕青齊。既有年矣。忽而投劾。忽而報罷。忽而縣令。忽而學官。卽余未嘗不借其所遇之。不淑也。今者將之定州矣。乃畱詩別諸相知者。而相知者亦復爲詩以別之。欣羨之意。惋惜之聲。若規若譽。不一其體。而歸於惜斯人之去則一也。凜齋先大夫

瞿庵先生官刑部時爭一獄不得卽乞假歸里。

按此對照○姓

世宗皇帝聞而嘉之使復其所明良之時直道固自可行凜齋蒞

官有父風而卒以獲譴此無他大夫部官也於天子近得行其

志凜齋縣令也縣令以抗直取罪上官往往不直贖其事必他爲

之說以文致之非惟天子前不可言也相卽此也

之適當而鮮有知其致此之由者矣凜齋其亦可悲也已然凜齋

今且爲學官則又上視縣令矣縣令之難爲凜齋親嘗之願凜齋

勿以昔之受制於人者而強縣令以難爲也凜齋於余爲同年友

且同官余旣爲詩以贈復索余言弁諸贈言者之首因舉詩之所

未及者縷言之。以復於凜齋。猶是歌詩之意。云爾。若諸君子之詩。則固情生文。生卓然可傳於後世。無俟贅言也。嘉慶癸亥七夕後二日。

中間指出縣令受挫之故。令人髮指。此先生所親嘗者。故言之。有餘憤也。末又轉到願勿以學官強縣令筆亦矯如游龍。

○ ○ 王禹臣先生詩集序

吾嘗過博山飲籠水其山孤峭而峻潔其水清激而潔洄竊謂不
意泰岱河流之外別有是孕奇毓秀之區也而秋谷趙先生實生
其間秋谷年少負異才有盛名於時未幾而坎坷終其身百世下
猶爲悲之然當日新城王先生實以詩名奔走天下士天下士如
百川之赴海眾星之從日無敢有異同者而秋谷必故爲齟齬之
長後生小子輕薄之習抑獨何耶悲秋谷過者至欲躋秋谷於新
城之上而秋谷所論詩旨至今人奉爲圭臬聲調譜一書且幾成
一代之律令秋谷亦自有其不可及者在耶顧吾聞新城當日門

弟子半天下。後進多倚之。以成名。而秋谷之弟子無聞焉。吾仍以爲秋谷之遇可悲也。而今乃見秋谷同里弟子王禹臣先生之詩。禹臣之詩數十年來世亦無有知者。王子文始爲輯而選之。將以傳於後。使人知其淵源之自慰。禹臣卽以慰秋谷矣。秋谷因圍提起

再說

有小樓背嶺面谷。下臨方池。松楸柏竹環之中。可容三四人臥起。飲食四壁皆蔭。長薜荔如帷幔。然吾嘗三宿其間。輒想見秋谷人品詩境。如是讀禹臣詩。無以異焉。信乎博山山水之鍾於人有足多者。子文新城近裔。其用心更非世俗所及。知余故樂爲序之。

通體以秋谷作主意。致緊峭如讀秋谷之詩。

○陳鶴峯詩序

華○山○之○特○立○無○偶○者○也○緣○秀○峭○拔○於○平○原○曠○野○烟○雲○水○月○之○間○
則○人○相○與○異○之○矣○鶴○峯○人○之○能○振○奇○為○詩○者○也○密○詠○恬○吟○於○摩○肩○
擊○轂○爭○名○市○利○之○場○則○人○相○與○易○之○矣○山○以○獨○而○名○人○以○不○同○而○
晦○則○豈○山○之○多○幸○而○人○之○多○不○幸○耶○吾○意○是○山○前○此○千○百○年○亦○自○
湮○沒○不○彰○矣○幸○而○有○高○人○逸○士○詞○客○畫○師○紛○紛○然○出○其○間○歌○詠○之○
撫○寫○之○而○已○大○顯○於○世○矣○惜○乎○士○固○有○不○過○時○耳○自○余○待○罪○茲○士○
朝○夕○與○鶴○峯○遊○而○後○知○鶴○峯○之○詩○于○佛○山○之○雨○大○明○湖○之○煙○鶴○峯○
之○詩○其○併○傳○者○自○不○朽○矣○抑○余○數○數○自○滇○來○道○出○黔○山○重○疊○若○華○

者日千百過之不暇問華非特以其獨也黔之山在馬足之下雞
時之旁未有不厭其偏且溷者假使當日位置於江天雲樹之外
虛無縹緲之間則亦如海上神山至恐風引去耳然則士之能見
重於天下者其又在若遠若近可望不可卽之際乎鶴峯得之矣
敢以一言徵諸異日

傑特之文出韓昌黎手不過如是

畢蘇橋詩集序

人之詩有得春夏氣多者有得秋冬氣多者其爲人也。席籍餘廢。驟登科第。膺仕高年。逸樂終身。則其爲詩也。如好鳥之爭鳴。時花之競豔。讀之使人歡。此得於春夏氣多者然也。其爲人也。憂愁善思。坎壈不遇。周遭白眼。寂寞青雲。則其爲詩也。蛩吟不足喻其哀。雁唳無由通其志。讀之使人悲。此得於秋冬氣多者然也。斯二者之所得皆天也。所成皆人也。東西分馳。吳越兩家。不可強而同也。而其生平足跡之所經。交遊之所及。山川風月。歌哭吟笑。出入飲食。夢覺醉醒。亦若有氣數焉。爲之感召。其間前喁後于。形奔影赴。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吁亦異矣。余生平文字交稱莫逆者計八九人而止。從未有得春夏氣多者而蘇橋爲尤甚。子然一身飄泊數千里外。數米而炊。更衣而質。極古今騷人詞客之所難堪。爲詩雄壯淒清。不主一格。而商音羽調。嘯鬼呼風。大致皆子夜歌邊塞秋聲。寡妻怨婦。逐臣棄子。志氣激發。感動行路之什。嗚呼可悲也。古體五七言皆擅勝場。近體則五言倍工。於七言錄其佳者可爲蘇橋摘句圖。與余交幾二年。無一塵俗語。挂齒牙間。今歲夏秋之際。晚蟬落葉。迎涼送暑。倡和殆無虛日。讀其詩未嘗不悲其遇。而又悲夫人之悲。余遇也將毋蘇橋與余有觸以天者耶。抑爲吾友。

者大抵皆余一輩人。蘇橋不與余友，則其遇或不如是之可悲耶。
顧余見天下遇之可悲，如蘇橋者不乏人，而未聞有言之合於詩。
足爲吾黨重。毋乃空負此可悲之遇耶。則蘇橋其亦可以無憾矣。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夫
知則稱矣。惜乎其後也。余與蘇橋及吾友八九人，終不能無憾於
秋冬之氣，所得爲多也。蘇橋姓畢名旦，初黃州蘄水人，嘉慶乙丑
秋七月二十六日在七十二泉之右謹序。

權喻之詞難工，愁苦之言易好。古今詩人大都不得於時者爲
多，故其遇雖可悲而可悲之遇要不可負。蔣心餘詩奇窮天不

負詩人卽此意也至於氣類相感不期而然方望溪之于友朋
亦有斯論

○ 柝編序

柝編者。吾友錢子芷汀先生巡檢楚呂堰時之所爲作也。擊柝。凡巡檢事也。柝編則非凡巡檢事。而先生巡檢呂堰事也。先生巡檢呂堰爲嘉慶五年庚申十二月。楚俗固剽悍。而呂堰又當那教猖熾蹂躪之後。井里凋殘。民不聊生。奸宄乘之以劫奪爲耕耨。食人之食。衣人之衣。野殫路殍。相望如阜。先生旣至。振恤貧羸。誅鉏強暴。安集孤弱。撫諭善良。饑者以飽。露者以廬。小人以畏。君子以安。於是有令。有議。有啓。有說。有謳。有吟。亦如柝之所爲橐橐焉。聲入耳。旣乃正其本。厚以學校。愛育長教之。西京餘響。東周遺教。洋洋。

洋乎非僅柝之爲矣。然先生一巡檢官耳。諸所爲皆非可得爲者。而竟托於柝以爲之。無幾何以八年癸亥十二月去楚。呂堰矣。夫柝長夜聞物。所以止行人。禁盜賊。備非常之物也。余每於宵靜夜。關獨坐不昧之時。偶一聞焉。若有會心不可名狀。蓋樂甚而意彼爲盜賊爲非常者。則必屏息。躡蹠甚惡聞之。而思有以去其人。人○聽○之○惡○立○行○安○得○久○乎○其○世心術時地之不同。固不可強也。而爲擊柝者。單衣半飽。蒙露披霜。手戰口噤。語莫能出。周環往復。不皇止息。若惟恐吾人之不知。而盜賊非常之卒。至益其心。獨苦其力。獨勤矣。然則幸其柝之不擊而無聲。而因以去之可慨也已。雖然有柝編在不聞於一驛一

時○可○聞○於○四○海○九○州○千○百○世○之○大○且○遠○而○先○生○又○秘○之○而○不○使○人
知○然○則○先○生○之○柝○將○止○在○牀○第○門○庭○間○雖○牆○外○亦○寂○若○乎○試○與○先
生○過○富○貴○顯○者○之○家○問○其○鳴○鐘○伐○鼓○吹○角○鯨○鼙○鼙○振○風○雨○馳○驟○者
視○擊○柝○爲○何○如○也○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序

巡檢能爲柝編以警覺聾聵可謂能舉其職矣而乃不得久於
其職此先生之所以悲也後幅一氣湧出似正似謔洋洋乎盈
耳哉

有泉堂詩文一覽編序

余既爲夢亭先生序和陶吟後一日先生復以一覽編見示歲暮天寒忍凍丹鉛得見先生自少而壯而老家庭散聚朋友離合山川登臨文酒讌會歡飲悲愁嬉笑怒罵萬變不齊一歸自然有魏晉而上神解無宋元以來習氣竊以爲此非劍南眉山白傅青蓮之詩而靖節之詩也抑非靖節之詩而夢亭之詩也蓋仍然和陶吟之雅製也而先生且時時過余率移晷乃去或縱談千古或歷數平生磊磊落落不可一世對坐傾耳神移氣奪如病夫猝遇虎豹張皇失措如後生小子聆大師訓故不能出片語相問難然而

藹然如風雨之及乎物也。暢然如久客之得所歸也。蓋先生卽偶爾言論，皆文章流露，况其裒然成巨冊者乎。余於是欲爲先生序一覽編，而先生且以漫興吟屬序。先生論詩文以真性情直面目爲主，其詳見於沈小崧詩序中。與余平日旨趣相符合，故謬以知言許余。然余聞先生於詩文縱筆所之頃刻，千萬言立就不加點旣成，卽不復再視聽。令子輩收拾開雕之，而余則盡日夜力始成一藝，改易者又數日夜不憚，則焚棄之甘苦勞逸不同如此。一再序之不已，毋乃不知慚乎。且先生足跡幾遍天下，久客公卿大夫間，願負氣不肯輕下人。其豪舉則陳元龍之自臥床上，臥客床下。

也。其浩歎則阮嗣宗之世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也。然其進籌帷幄
決勝千里大者固無愧張子房而木屑竹頭各得其用又何其類
陶士行也。以是所到人皆樂爲之主。是故非漫與者讀一覽編歷
歷見之而先生爲余言。夙世固神仙中人。又嘗言他日當皈依大
雄氏。聞吾鄉雞足山爲迦葉持佛衣待佛處。卽欲入山作者。僧不
可得。則西湖閒有精舍。將匾之曰湖山終老庵。而寄跡焉。今由漫
與之說推之。詩漫與也。文漫與也。少壯漫與也。老漫與也。交遊漫
與也。遇不遇漫與也。浸假而將相漫與也。浸假而乞丐漫與也。僧
漫與也。佛漫與也。神仙漫與也。不僧不佛不仙無非漫與也。卽予

之爲是序也。爲一覽編殿可也。爲漫與吟并可也。爲入雞足山歸湖山終老庵送別贈言無不可也。是皆漫與之說也。夫漫與者又可以無漫與乎哉。余是以繼和陶吟而序之也。

神氣渾淪精力瀟滿稱心而言詞意皆足

太華山錄序

今人生而盲者目不知有太華山耳則知之長而跛者足不能至太華山心則至之咫尺之邈億萬之遙諷詠所及夢寐所通謂秦岱崧高之有兒孫也謂徂徠終南之有昆弟也謂天台雁宕之有友朋也謂點蒼雞足之有比鄰也不童不朽不風雨移不丁娥徙西南一隅巍然與中州並伊誰之力哉則昆明徐子勉齋輯太華山古今人詩而錄之之力也夫天地以其清淑靈異之氣鍾於太華山不自今日始也太華山以其興雲蓄雨之能洩於人爲履爲筇爲舟爲輿爲馬爲僕從爲賓客爲樽爲壘爲酒爲囊爲瓢爲詩

亦不自今日始也。而勉齋今日乃以其嗜古之胷好遊之學懷纒
哲則如奉杖屨。撫時賢則如共煙霞。一輯之已巳之秋。再輯之庚
午之夏。三輯之辛未之秋。今復四輯之丙子之春。於是太華之山
周○荒○之○漢○通○之○唐○阻○之○宋○棄○之○而○明○重○啓○之○以○大○闡○於○我
國○家○非○夫○人○之○力○而○及○此○歟○太○華○山○錄○不○可○無○勉○齋○猶○之○天○地○不
可○無○太○華○山○太○華○山○不○可○無○古○今○人○詩○也○雖○然○勉○齋○力○所○及○者○其
勿○自○今○日○止○

極力張皇文格在韓柳二公之間

○董孺人節孝編序

趙州孝廉韓龍谷先生繼室董孺人執節旣終旌閭表宅。恩榮
泉壤矣。令子榮復請於其知州事冰堂李公爲啓徵詩於是一時
先生大人下逮末學小子如大紳輩相率爲詠歌以美其事旣成
帙將付諸梓令子更屬余序其端。余謂凡忠孝節烈之行之徵言
於人也。謂是藉人之言以爲重也。卽人之有言也。亦或謂言之足
以爲重也。余則以爲吾人之言。藉忠孝節烈之行以重耳。語云文
所以載道。又云詩須有爲而作。夫道日流行於天壤之間。而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則其著焉者也。躬行者。歷險易始終而各成其是。

固日星不能掩其光。江岳不能爭其壽。水火不能毀其成。歲月不能消其數。而經緯天地之文也。立言者出於本然之善心。闢其義。暢其說。雖糟粕土苴。且如攀鱗附翼之聲。施爛然矣。斯編亦猶是也。不然而以余見聞所及。數百年之間。無故而雕肝鏤腎。禍棗災梨者。日不啻數十萬言。未幾而曾不得比於好鳥之聲。時花之豔。豈獨其精神才力之有所不足哉。如余輩者。亦可謂厚幸矣。

妙論本堯峯先生文。尤喜其一氣轉旋。神不外散。亦近堯峯。

○ 卽園續刻詩集序

卽園詩六卷。余旣勸其鏤而序之矣。今又鏤卷七八九十者。卽園學日進。詩日富。賈兒食粥苦饑。米貴鄰婦兵夫。諸作置之三百篇中。當在變風變雅之列。杜少陵白香山一輩人。乃優爲之。張王而下。恐未必辦此也。而或則曰。惜哉。卽園能爲古之詩。不能爲時之詩也。卽園固非甘心潦倒諸生中者。其必將掇取科第。竊仕朝廷。爲國家有用材。以展其所長也。今時卽不專以詩取士。然亦未嘗廢詩。詩則非古之謂也。惜哉。卽園惡是何言也。今人入示肆。見古之物。若鼎彝敦槃。刀劍琴硯。圖書錦繡之屬。必倍償值。冀得之爲。

快○有○麇○作○者○必○精○慎○辨○析○不○使○溷○卽○麇○作○者○亦○惟○以○古○之○物○相○欺○
節○不○聞○其○假○乎○時○也○遊○山○林○覽○宮○觀○必○徘徊○俯○仰○古○碑○碣○松○柏○間○
不○遽○去○非○是○睨○而○過○之○矣○卽○我○輩○交○遊○中○見○其○言○語○步○趨○規○倣○古○
人○者○必○不○與○市○井○庸○眾○一○概○周○旋○或○至○厭○惡○詈○罵○獨○於○詩○顧○取○舍○
相○反○如○是○哉○下又拓開是○何○言○也○卽○園○詩○人○其○確○守○所○自○信○勿○以○或○之○言○爲○
行○止○也○雖然○卽○園○之○爲○是○也○其○將○止○以○自○喻○歟○抑○亦○欲○以○是○導○天○
下○而○特○先○之○歟○吾○聞○昌○黎○韓○子○之○未○遇○也○其○文○小○稱○意○則○人○小○怪○
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及○其○過○也○天○下○靡○然○從○之○至○於○今○未○衰○然○
則○士○之○所○以○見○重○於○天○下○後○世○者○其○亦○有○時○存○其○間○矣○時○乎○時○乎○

豈吾與卽園所能爲者乎。是必有任其責者矣。嘉慶戊寅冬至後
一日臨安劉大紳序
以淺形深三層實一氣貫注

○○○步華吟序

步華吟、雲州楊子丹山自名其詩集者也。窺其意、余甚愧焉。夫丹
山固能自以詩見於世者也。丹山性情慤質、學問精深、事親孝、交
友信、謹出處、慎取與、近之者如飲醇醪、如親芝蘭、自醉自化、莫知
其所以然、其爲詩也、不驚奇、不炫異、神氣靜穆、從容自適、觸景吟
懷、體物言志、皆題目中所有、已特因而出之、蓋未有詩而先有
詩人之理、故既有詩而適如詩人之旨、一切揣摩剽竊之習、視之
蔑如也。五華固多詩人、丹山不足名一家耶。詩凡若干篇、皆余數
年中所向投者、彙爲一集、底於成矣。余何足言、五華亦何足言、然

余竊因丹山之言而詔讀詩之與遊山無二致也夫山峯嶺巖壑
洞岫澗泉草木禽獸祠宇人家雲霞風雨霜露煙嵐寒暑陰晴坐
臥行止朝昏閱歷境既不一興亦屢遷分爲眾有合爲一山其得
之於分者讀一詩似之其得之於合者讀全詩似之當其一邱一
壑一樹一石之寓於目而會於心也俯仰徘徊若將止焉顧必窮
探極覽而後已者遊山之情則然也終其身於一邱一壑一樹一
石之間隘矣讀詩者由一句而一篇由一篇而全集其爲快意豈
有異是耶雖然山何盡詩亦何盡丹山今日之詩數年之詩耳固
名山三百中之一山如五華者是已由是再數年則太華點蒼雍

足○雪○山○矣○更○數○十○年○則○東○岱○西○華○中○嵩○南○衡○北○恆○矣○進○而○不○已○蓬
萊○三○神○山○崑○崙○五○城○十○二○樓○吾○烏○測○其○所○如○哉○子○淵○氏○之○言○曰○夫
子○步○一○步○趨○一○趨○夫○子○絕○塵○而○奔○回○瞳○乎○其○後○予○則○曰○丹○山○馭○風
此○處○允○天○化○境○他○人○從○有○此○解○恐○無○此○解御○氣○以○與○造○物○者○遊○老○夫○直○扶○杖○而○觀○襄○足○不○前○已○矣○步○趨○云○乎
哉○抑○余○聞○五○華○山○頂○時○時○有○彩○雲○見○昨○之○日○其○丹○山○詩○之○精○氣○所
鍾○耶○余○且○得○先○睹○之○爲○快○矣○

前言丹山能自爲詩不必步人中間因其有步華之名遂謂讀
詩如遊山後更從華字擴而大之并從步字神而明之看似出
奇無窮實則皆題中自有之義特非慧心不能悟入非能手不

不能寫出耳

戴雲帆詩文集序

世有傳人然後有傳詩然後有傳文未有其人不能傳而其詩若

文能傳者也然所謂傳人者不必其在崇爵高位也不必其在著

年碩望也卽少壯處貧賤時而觀其岸然屹然不可變易之志行

節操能自異於什伯眾人中卽可以卜其他日之事業功名光廊

廟而榮鄉閭此無他傳之者固自有本耳昆明戴子雲帆其人也

初癸酉年余甫來五華雲帆年尙幼已能以詩文見旋以選拔第

一入學使者顧南雅先生署中學遂大進掇巍科上第列清華讀

中秘書雲帆分內事耳而一世方且以其所習取其所識雲帆

竟不及先遇合豈造物者既生此可傳之人竟不能使之早傳耶抑亦傳不傳固不在此耶雲颿蚤失怙依人廡下生活顧能自力於學近彙其詩文集各一編質於余余既取其十數詩入五華諸詩存矣此更倍蕪之皆所謂性情既真學問復不假者其必傳無疑也世不乏重古薄今貴耳賤目之人余言出幾如蜀日粵雪而豈知予固於其詩若文信之尤於其人信之哉雲帆雖孤立能自貴重見當世有氣餒熏灼者輒睥睨之不齒人數而志行投合傾輸肝膽則一切利害禍福毀譽是非不足以搖其中而奪其外今編中詩若文可接也吾溟僻居天末素敦古處二三十年來滌染

風氣士率從隴斷播間親受衣鉢以讓熟求苟合以萎爾取富貴
得○先○生○此○皆○持○之○又○可○以○應○數○十○百○年○不○大○變○
始猶慚僅昏夜爲之繼則白晝鳴得意且欲以其能移人而雲帆
之生適當其時此豈非造物者特以之拯陷溺之人心存幾希之
天理也哉今後輩爲雲帆友者凡數人昆華蒼洱先正模範庶幾
復見之余不敢悉舉其姓氏滋世人忌且譖而姑於雲帆示其例
雲帆日月正長夕楊朝乾守此弗墜可傳固不止此聲應氣求遍
及海宇其可傳又豈僅雲帆與其友數人耶然則吾將何以譬之
其鶴乎異於雞羣矣而羣雞自如也其鳳乎附之者雖眾鳥皆能
自異矣請以予言爲左券

此文極贊雲帆之爲人而欲藉此以轉移風氣先生之傾倒極
而其感慨亦深矣

○○○五華五子詩鈔序

五華五子詩鈔者鈔太和李子卽園雲州楊子丹山呈貢戴子古邨昆明戴子雲帆楚雄池子籥庭之詩也。五華詩止於五子乎。曰不止也。然則何以鈔五子。曰以五子始也。五子詩卽園最早成。古邨次之。丹山雲帆又次之。籥庭乃在後出。遊太華山數日歸而詩遂與四子並。曰五子不虛也。五子惟丹山旦夕住五華書樓西廊下。古邨賣藥市廛。雲帆籥庭執經幕府。卽園則倚城北隅。闢園築樓乞花移竹。嘯歌自適。然卽園古邨雲帆籥庭皆時時來五華。煮茗清談。移晷不倦。或吟箋詩筒。往來如織。故得概之以五華也。五

華居省會之中。背枕陬山。面臨昆水。金馬嘶其東。碧雞翔其西。西南則太華。東南則七學士諸峯。傑出雲漢間。有樓高數丈。憑闕撫檻。攬梵宇之虛無。收仙宮之縹緲。數室廡之高下。矚市井之參差。○此○段○寫○五○山○樓○之○勝○如○於○雷○雨○間○情○至○文○生○與○歐○陽○公○有○美○賞○此○事○勝○凡一切歌舞哭泣爭競馳逐之紛紜。雜陳視蠛蟻之趨。腥羶蜉蝣之悶朝夕。每觸於外。斯感於中。文從情生。興緣會起。其爲裨益。固自宏深。詩人萃聚。何可誣也。五子詩不襲一家。卽園古直蒼涼。語多憤激。而淒楚悱惻。聞之者悟。丹山樸質淳厚。有理致。以移易風俗。扶持名教。爲己任繁而不雜。易而不俚。古邨善言情。幾欲以淚代筆。以血代墨。往往有酸風楚雨。飛集紙上。雲帆出風入選。亦時

作擊筑和歌音節。悲而壯。哀而豪。籥庭少年秀發。奇情逸氣。臙畢
泉湧。其為詩不同。然皆能以醇摯之性。正之學術。煅煉刻苦。
之精魄。淬厲嚴毅之膽肝。而歸於集義養氣樂道安貧質古之詩。
人則無疑。俟後之詩人。則不惑矣。雖然。五子中。惟古邨絕意榮祿。
有隱焉之志。四子則尙角藝文場。進身科第。而雲帆籥庭。年皆未
壯。意氣尤銳。際遇苟殊。品格亦異。所鈔固未足以域之。要之有變。
境。必無退步。可信也。故鈔詩自五子始也。若夫由五子而什倍之。
再十倍之。亦豈有止哉。刻既成。將以質於世之言。詩者而先爲序。
之。卽園名於陽丹山。名國翰。古邨名淳。雲帆名綱。孫籥庭名生春。

首二段安頓題面中間重寫五華勝概見其地有功於詩人又
從五子詩格不同而轉到性情學術則無不同正襟誦之恍如
身遊其地面悟其人可謂之大文章矣末結到五子詩有變境
必無退步耿耿自信情尤有餘於言

○相國伯玉亭先生入覲祝嘏送行詩序

弟子之於先生人臣之於天子其義一也。以弟子之依戀先生則知人臣之依戀天子。此何子太和諸人所以於我公玉亭先生將詣京師不速其去而不遲其行也。我公之在滇也。吏畏民懷。遠來近悅。十有六年矣。今

聖天子御極二十有四年十月六日恭逢六旬

萬壽普天之下罔有內外遠邇華祝嵩呼惟恐或後而我公以總制協揆率先大臣入覲祝嘏此於唐虞一歲一朝周五服各以其歲至之外特有此十年一遇之盛典曠古難逢者也。聞我公之行

不後先之而攀留之私矣。雖然太和諸子非他人比。朝夕函丈。左右不離。俟而訓誨。睽日月追隨。阻山川身殊木石。詎能無情。其作爲詩歌也。道別離之苦。致思慕之殷。宜也將以陳於我公。而屬大紳爲序。大紳之於我公。猶諸子之於我公。諸子之言無異大紳之言。復何贅哉。然嘗念古人之贈言於師友也。不惟以情而必以義。今我滇幸際本朝隆郅之運。

皇帝繼承

列聖咸五登三。封疆大臣敬慎簡任。前此如鄂文端公。楊文定公。尹文端公。陳文恭公。揆文奮武。輯寇綏民。僉曰宋之范韓。唐之姚

宋不足並矣。將以躋之於周召伊傅之列。此其說是也。吾以爲待

命○當○絕○高○

我公而大之耳。聞我公之請覲也。天子以我公大臣賢且老。恐

其馳驅道路也。徐來勿亟。溫諭諄諄。天子之於我公。雖父子家

人。豈復有過之者。然則魚水相得。言聽計從。固未有如我公今日

如○此○說○入○有○步○驟○

者也。今夫蹈舞章煌。侈符陳瑞。進介邱之威儀。揚上聖之休聲。錫

賚則勒於鐘彝。褒嘉則編諸竹素。此羣臣之所有事也。若夫嘉謨

嘉猷。正言正色。爲國家億萬年永永苞桑計。此則古大臣之事。不

於我公是屬。而將誰屬哉。蓋聞古大臣之事君也。無他道也。誠而

已矣。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焉。唐宋以還。有大臣之道者。兩程子

子朱子而已。兩程子朱子有大臣之道而無大臣之位之遇。然其過闕上殿封事奏劄懇懇款款非唐虞三代之主不以責其君非唐虞三代之道不以陳於前求之范韓庶幾姚宋則末矣。今我公既有大臣之道而又有大臣之位之遇。由是以進於周召伊傅之所爲。則程朱爲其難。我公爲其易。程朱爲其勞。我公爲其逸矣。鄙人私祝惟在於是。其他若望再來幸早見我滇東南三迤無少長賢愚同此心。同此口。固不獨太和諸子之惓惓於先生已也。大意欲其更進讜言不徒隨班舞蹈。然此意頗難陳說。故不得不雍容寬裕以出之。玩其詞氣亦有古大臣之度。

劉寄庵文錄卷二

雲南寧州劉大紳寄庵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鄧夢錫松

○ ○ 飲秋水亭讀單紹伯李懷民昆弟詩記

乾隆癸丑二月余復至王子秋水亭飲酒亭西壁間羅古今書籍
幾百卷余欲讀未見書王子以李夢陽評孟浩然詩見示且讀且
飲酒浩然詩不爲鉤章棘句皆人意中語然久而益新無陳陳可
厭之狀蓋王子詩所自出也復信手抽取三五卷初得二客吟繼
愚溪詩又後蓮塘集則高密三李昆弟師友之作也三李者李憲

鴨懷民李憲鬻叔白李憲喬子喬世所謂石桐蓮塘少鶴三先生。而其師則愚溪單先生宗元紹伯也。三李詩受學於單。卓然欲自

此詩已板行

成一家。石桐嘗選訂唐詩主客圖分張水部賈長江兩派爲主。自朱可久李才江以下皆客之。因名已與少鶴之詩爲二客。吟密之旁邑數百里閒言詩者咸宗焉。而其弟子王寧焯熙甫爲最。當戊申秋熙甫應鄉試於濟南。余與棲霞牟應震寅同。自曹南至同客某主人之家。遂相過。從得讀熙甫詩。時熙甫所手鈔主客圖在秋水亭。屬寅同索之。余因得汎覽焉。又四年。余自滇至京師。晤熙甫。而後知三李之詩與其人未嘗不歎其人不可得而見。其詩亦不

河○得○而○讀○也○蓮○塘○已○矣○石○桐○少○鶴○皆○遠○遊○余○且○歸○計○此○生○未○知○終○
得○見○與○否○而○今○乃○以○無○意○得○其○詩○於○秋○水○亭○中○而○且○以○得○師○友○淵○
源○之○所○自○可○不○謂○幸○與○王○子○詩○學○王○孟○不○及○張○賈○自○爲○正○宗○然○與○
三○李○議○論○齟○齬○以○故○此○數○集○皆○若○未○觸○手○者○故○無○怪○其○然○也○憶○余○
初○飲○秋○水○亭○時○遠○屋○皆○秋○柳○溪○邊○芰○荷○蕭○疏○映○帶○有○逸○致○而○今○荷○
錢○未○吐○柳○黃○初○試○而○已○時○序○變○遷○人○生○會○合○往○往○如○此○顧○予○獨○怪○
王○子○宅○畔○逕○曲○而○逼○與○前○迥○異○又○亭○際○多○插○藩○籬○若○大○有○閑○者○將○
毋○秋○水○論○詩○之○旨○亦○將○一○變○耶○蓮○塘○集○有○崧○嵐○居○士○評○甚○悉○崧○嵐○
與○余○同○氏○名○大○觀○同○少○鶴○官○於○粵○詩○與○書○皆○取○法○少○鶴○余○在○趙○廣○

文樂源齋中見其書固邀趙往見而王子適從居士將治裝歸匆
匆書一帖詩示王子余從旁讀甫一章卽定爲少鶴友也熙甫又
熙甫作詩結有○靈、補、不、山、之、神○而、先、生、愛、才○好、士、之、心、亦○可、想、見、
言膠州有某者爲蓮塘高弟子余偶忘其名他日見熙甫當問而
書之。

慮淡心閒隨手牽扯無一非古人佳處世人只知愛鬧熱此等
文字多不解讀廣陵散將絕人間矣

○東南山中看桃花後記

余作夢遊記甫成而董子勿軒適至。因與重訂遊南山之約。余先至。則於橋邊待勿軒。勿軒先往。亦如之。次日晨食罷。余約張子金門。楊子耿光。豆子介。維含。章同往金門。以他事不果。余同含。章先至橋邊。頃之耿光。介。維亦至。勿軒遲遲乃至。遂相與循溪邊垂楊樹下。詣南山麓。春色迷人。不知所適。客言東則與之。東客言西則與之。西重崖。邃谷。無不歷也。少倦則藉草而坐。枕石而臥。日晡乃至南山北平岡下。向之曲折往復。散見迭出者。至此始全攬其勝。如雲之出於春山。緜緜不絕。谿谷逶迤。而光彩煥發也。如野燒之

延○於○空○吸○天○動○地○無○不○驚○駭○也○如○江○上○晚○霞○浩○浩○蕩○蕩○與○天○相○際○也○又○如○廣○寒○月○殿○奏○霓○裳○羽○衣○仙○子○乘○彩○鸞○文○鳳○而○翔○翔○富○貴○人○鬪○奇○炫○異○帳○幙○聯○屬○數○十○里○雜○陳○人○世○難○得○之○珍○玩○以○爲○戲○樂○也○斯○亦○人○間○之○大○觀○矣○然○吾○觀○山○中○桃○花○或○數○百○樹○而○一○區○或○千○餘○樹○而○一○區○種○桃○者○固○不○一○姓○矣○合○之○則○見○多○益○之○則○不○陋○而○余○輩○之○時○時○縱○遊○其○間○者○又○不○必○一○邱○一○壑○之○名○爲○已○有○也○然○則○相○天○○境○○化○○子○○室○○性○○往○○過○○之○下○者○亦○若○是○焉○斯○已○矣○萃○眾○人○之○才○以○爲○才○其○才○乃○全○不○必○自○矜○其○才○也○集○眾○人○之○德○以○爲○德○其○德○乃○大○不○必○自○負○其○德○也○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僞○學○豈○獨○諸○君○之○不○幸○抑○亦○國○家○之○不○幸○也○吾

蓋於看桃花而得相天下之道焉故書之以爲後記
慨然遠想文亦茫無畔岸

○伏生子孫世襲博士記

國家褒崇先聖賢後自顏曾閔冉而下。若濂洛關閩其嗣裔皆守以博士。世襲罔替。隆重儒術。昌明經學。恩溥禮周。於斯爲備。嘉慶七年秋。

天子復俞山東撫臣請以濟南伏生六五代孫敬祖在鄒平者爲博士。俾世襲縉紳大夫之徒。青衿子弟之選。莫不欣忭歌頌。是舉也。上紹姬周。唐宋有承。炎炎盛漢。光耀其間。

聖天子優渥之仁。賢大夫表章之義。爲千古所未有也。雲南劉大紳備員東土。嘗以事過伏生里。拜祠下。祠中筵授書像。伏生南向。

坐女西向坐。鼂錯東向坐。少下。肅肅穆穆。如際其時。祠後爲墓。邨
阜拱環。林木蒼蔚。信靈爽所憑依也。竊念暴秦肆阬焚之虐。於書
尤爲厲禁。當時齊魯諸儒。固無敢私挾偶語者。幸而伏生以旣老
之神明。腹笥藏之。否則雜然與諸子百家同歸煨燼矣。然亦幸而
伏生年九十不卽死。鼂錯適以求書使至。假使伏生死先數年。使
者來且數年後。異日孔壁未出。晉僞競作書之傳。不傳固未可知
也。顧伏生豈無子若孫能誦書者。乃寂寂無所見。而煩九十老人
口授其女。以授於使者耶。尙書不絕如綫。吁亦危矣。東漢明帝爲
太子時。受書於桓榮。及卽位。猶尊以師禮。其後臨雍養老。以榮爲

五更親割袒執爵而酌。賜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樂生值經學盛
行之後。一估畢諸生耳跡。其行事不踰中人。當拜老乞言之時。亦
未聞有所祖述。以爲啓沃。而明帝固崇異之如此。若伏生者。以其
身存。亾爲書之存。亾者也。書旣授。而禮遇不及其門。爵祿不及其
子孫。將所謂上焉者。以黃老之治爲之。君下焉者。以刑名之佐爲
之。臣二帝三王之道。載於書者。固未嘗肄業及之。求書受書。姑以
是爲名也。云爾。非我國家
聖君賢佐。一德同心。其誰能舉廢墜之典。於二千餘年之後。汲汲
焉求其六十五代之裔孫。而報稱之也哉。今年博士將入覲。相見

濟南大紳既幸親覩盛事。又識博士敬述其大略誌之。撫臣和公
寧恂恂若諸生。昕夕手一編不置。蒙古人嘉慶十年六月初五日
前幅議論在人意中。中後以後漢之於桓榮。形前漢之於伏生
以培出我。朝表率之隆。尊崇之盛。昔人所謂揚厲鋪張。舉然
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者。非耶。

○ ○ 東南山中看桃花記

庚午閒居課子姪賦彩雲見南中飄飄然若漢武帝之誦大人也。以、此、作、引、篇、中、一、見、再、見、
一日有客持桃花相示曰東南山中于萬樹桃花盡開矣便攜所
藏酒出東門詣句尾城冀借張兄金門往先是旬日前與金門約
以二月朔二三日往看桃花至是適二月二日而金門已扃戶出
余嘗語金門天下閒人惟我與君二人耳今日閒人我獨耶念此
外無可與謀者因屬其子趣之於山口橋邊相待至橋邊綠陰如
幄翠草成茵河水從西來清淺可覘魚子坐石上望東南一帶層
見疊出遠不可極非夙見之幾不知爲桃花又將作彩雲觀矣金

門久不至。於是遂獨往山中。中山中人皆相謂曰：桃花待寄庵久矣。一待已伏下篇。每過一花樹下，便徘徊不能去。若可十數日留者，願私心欲盡覽其勝，輒前往周旋。曲折十餘里，未能止。行倦，卽坐。坐卽飲酒。往日攜酒必二杯，與俱。一酌金門，一寄庵。自酌金門，旣不至，卽以一酌桃花。一寄庵，自酌。每酌以三爲節。日未夕，而寄庵醉。桃花亦爛漫有酒態矣。遂歸，循支河隄，柳陰中，褰衣徐步。時時迴視，久之，如在天際。去人已遠。初過山口時，東南望無桃花，有怪石百十，成羣作獸形，作人形，作禽鳥形，亦有如門如星如亭如臺者。磊落秀潤，巧繪所不能圖也。不數武而桃花見。桃花不名一色，非雲霞佳氣不

足○擬○之○與○梨○花○閒○植○者○掩○映○尤○有○殊○致○樹○上○時○時○有○乾○誰○見○人○則○
喜○噪○不○止○若○爲○桃○花○報○客○至○者○昔○謝○安○石○好○爲○攜○妓○之○遊○吾○嘗○謂○
秋○冬○山○中○菊○枝○傲○霜○梅○英○霏○雪○幽○人○高○士○孤○吟○獨○嘯○之○時○非○伎○樂○
所○宜○惟○春○風○淡○蕩○桃○李○芳○菲○寶○馬○香○車○錦○衣○玉○貌○絲○竹○並○陳○謳○歌○
四○起○乃○相○稱○耳○然○名○花○灼○灼○娛○人○老○子○興○已○不○淺○亦○無○所○用○此○爲○
吾○意○欲○化○身○千○萬○億○使○千○萬○億○桃○花○樹○下○皆○有○一○寄○庵○在○呼○之○欲○
出○不○可○得○則○置○千○百○大○圓○鏡○印○千○百○寄○庵○在○千○百○桃○花○樹○下○豈○非○
快○事○而○乃○僅○託○一○詩○一○賦○一○記○之○間○也○毋○乃○渺○小○乎○哉○是○日○風○拂○
拂○不○少○止○然○桃○花○樹○下○未○有○一○片○作○紅○雨○飛○者○歸○道○甸○尾○城○觀○金○

門猶不知其所之也。

勝地清遊高情逸韻吾恨不隨從其後爲寄庵把盞提壺

潤澤之而不鬱待於人賓主之而不孤也故吾之於桃花也若讀
異書不終其卷不輟若嗜嘉肴不罄其筵不厭若求天下士不鄙
閎閎之家不棄簞瓢之子通都大邑深巖巨谷無不物色焉惟恐
有遺也遠之以觀其氣近之以觀其容令之使眾著其美分之使
各盡其能其馳也若騫其息也若思故始之於山口橋邊也藉柳
丹○流○磯○與○天○然○之陰以相爲蒞也終之於陽墓山麓也倚桐之幽以相爲窈窕
也幸今日之來期他日之再來而又若恨前日之不早來者凡以
○注○出○此○句○上○分○謝○是○爲不負桃花之所待云耳張子忻然曰子之言是也歸而書之爲

後記

不襲前文一字只從一待字中多方烘染先生於桃花可謂極情盡致而其文亦盡態極妍矣。○自昔隱處退閒之士每好菊好梅好松竹而先生則獨好桃花集中文凡三見前一篇寫其貌第二篇寫其情此篇則專寫其韻無一複筆皆足補古人所無於此見先生之爲異人晚景展強文筆亦極爛熳蘇子由所云不見老人衰憊之氣者固可於其嗜桃花知之矣

記瞽者渡

水有淺深緩急強弱險易之異不瞽者見之矣而瞽者未之見也。渡以舟而深如淺強如弱急如緩險如夷不瞽者見之矣而瞽者未之見也。及余經此渡而喟然歎瞽者實能見之不瞽者或未之見也。渡在竹園邨至朔普中間上下往來幾千里過者日無慮數百人從未有議及舟渡者有瞽者過而惻然遂爲倡而羣和之人日積錢一文閱數年而渡以成利物仁也爲義勇也知克有濟智也。一之間無敢設誠也。瞽者非惟見水且見道矣。嘉慶壬申三月納樓普生文光與余偕渡爲余言因記之。或曰始瞽者聞有涉而

翫焉者乃倡爲此而卒底於成鳴呼獨瞽者聞之也哉
感○俗○無○限○

語淺意深末擴一聞字與前見字相應尤妙

趙忠愍公小像題後

前明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天傾地坼賊入京師莊烈帝后殉社稷一時奮不顧身以死報國忠魂毅魄抑鬱淹沒久而始彰者昆明則有我侍御趙忠愍公公縣城東石虎岡人天啓丁卯舉於鄉端方有勇力由龍泉知縣擢御史巡視中城與賊遇巷戰白帽衝衝被執大罵賊不屈賊刀斧交下公首已離身猶植立不仆如生怒欲鬪也同時殉難臣凡二十人十九人皆遞邀贈卹無有以公狀聞者顧不得與乾隆己未御史建水巖溪傅公爲許始疏其事於朝得特旨易名予祭建祠祠在憫忠寺右額曰景忠憫忠

范景文宛元鄉諸公

寺○宋○謝○疊○山○先○生○盡○節○處○也○近○日○石○屏○任○君○棠○邨○澗○南○從○其○家○索○
得○公○大○像○置○祠○中○衣○冠○瞻○視○凜○凜○如○生○此○小○像○乃○公○後○裔○春○所○寶○
者○神○采○與○大○像○無○二○初○余○至○京○獲○拜○公○像○欲○爲○長○歌○以○獻○繼○見○景○
忠○錄○中○段○浴○川○所○邵○百○泉○岷○兩○先○生○作○閣○筆○不○復○爲○今○者○其○何○能○
默○然○恐○終○無○以○易○兩○先○生○之○言○也○竊○謂○人○不○能○死○則○爲○徒○生○人○不○
徒○生○則○必○不○死○死○者○一○日○之○氣○數○不○死○者○萬○古○之○精○神○蓋○其○人○之○
身○雖○死○而○天○下○後○世○之○人○心○必○不○肯○死○之○則○遂○生○而○不○死○矣○由○公○
觀○之○

聖○天○子○褒○崇○忠○烈○不○開○異○代○賢○侍○御○表○章○先○哲○克○顯○幽○光○固○有○天○

地山川不能使之屈而不伸。賢聖神鬼不能使之晦而不明。者而皆公不惜一死之心。有以致之人。奈何不死也。夫甲申三月間。開門請降。上表賊廷。稱萬歲者。度不過全軀保妻子。爲富貴計耳。然魏○高○澄○等○皆○是○矣往往戮辱及其身。不免卽幸得終老。矧下百年歲月。亦瞬息易盡。而親愛者痛惜公正者唾罵。使其衣冠面目。偶遺人間。直視糞土之。不若誰從而肅拜之。且歌詠之。願附姓名於其後。以冀不朽哉。又○轉○一○意然而士固有奸險辟佞。僞託忠義。大言不慚。夸炫無識者。生當治平人。亦或爲其所欺誑。使其與公同時。則涇渭清濁。迥然異流矣。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亦可以爲成人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其可已矣義利死生其道一也必
○吉○之○洞○然○可○以○垂○於○萬○世○
能分明於義利者乃能絕決於生死是固平日觀人之法余故因
讀公像而附陳此義使僞托者足以奪其氣而籍其口公諱僕有
二子長從德從公死次從耀留昆明春之六世祖也

議論警醒足以振聳起瞶末補出分明於義利一層尤佳

○書○勿○軒○上○當○事○書○後

月○餘○不○見○董○子○勿○軒○有○言○其○閉○戶○讀○唐○宋○八○家○文○者○一○日○來○山○房

出○其○上○當○事○書○於○袖○讀○既○劉○子○躍○而○起○曰○此○蘇○氏○之○文○也○吾○目○中

久○不○見○此○種○文○矣○何○勿○軒○之○善○學○蘇○氏○也○蘇○氏○文○善○持○論○能○策○事

可○行○於○時○出○筆○有○精○采○意○義○曉○暢○無○窒○礙○如○鳳○凰○之○翔○翔○也○如○卿

雲○之○紉○縵○也○如○江○河○之○來○一○瀉○千○里○而○不○可○遏○抑○也○如○良○醫○之○視

疾○虛○實○寒○熱○因○病○立○方○投○之○卽○効○非○泥○古○而○不○宜○於○今○也○如○名○將

出○師○既○立○於○不○敗○之○地○而○且○能○因○人○之○敗○以○爲○功○也○蓋○其○心○實○有

見○於○天○下○治○亂○安○危○之○故○必○如○吾○今○日○之○所○設○施○而○不○可○以○他○術

進○必○卽○如○吾○今○日○之○所○設○施○而○不○可○以○異○時○俟○者○非○徒○以○徵○引○爲○博○洽○以○揣○摹○爲○筋○練○噉○陳○故○事○已○也○曩○者○吾○愛○之○慕○之○讀○之○有○年○而○惜○不○能○學○之○以○爲○文○也○甚○矣○勿○軒○之○善○學○也○且○勿○軒○非○特○學○其○文○而○已○將○學○其○道○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也○蘇○氏○之○學○不○得○爲○聖○其○道○則○任○之○道○也○天○下○之○道○天○下○之○人○皆○宜○任○之○不○以○窮○達○異○也○不○以○崇○卑○殊○也○使○吾○爲○宰○相○則○坐○論○焉○使○吾○爲○侍○御○史○則○立○陳○焉○使○吾○不○幸○而○爲○田○父○野○老○以○終○其○身○則○長○歌○焉○徒○喟○焉○其○道○一○也○不○忍○吾○道○之○不○行○亦○不○敢○舍○吾○道○而○徇○人○也○蘇○氏○不○得○爲○伊

情○爲○操○出○

人○不○能○古○只○坐○不○知○此○

尹其心固志於伊尹者也。以任爲學者也。言未旣坐有客起而言曰。子之言固然矣。勿軒言之而當事者不之聽也。則如之何。曰。凡人之言。固將以冀人之聽而行之也。非以吾能爲文。借其人以爲吾文也。且君子不敢以不肖待人。而有菲薄之心。不敢以成敗論事。而有逆億之見。惟恐吾言之而不中於道。中於道而不可行於今耳。苟其中於道矣。可行於今矣。何爲而不言也。其聽之則生民之福也。斯時之幸也。烏知人之不聽吾言也。客曰。如非其分所當言。何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天下有道之天下也。勿軒非在位者也。上不問而下強語之。語之而

未必其吾從也。此何爲也。曰：此士之所爲也。夫視士者，視其道。道不可見，見之於其氣。唯諾者不肯言，巽懦者不敢言，惟直方不撓之氣充於中，而後慷慨有爲之言形於外。當青青子衿之時，而能言者已如此，吾烏知其對賢良之策，不爲仲舒之天人，上聖明之書，不爲長沙之治安也。進而爲天子股肱之臣，司朝廷喉舌之職，因事納諫，拾遺補闕，唐之魏元成，陸敬輿，韓退之，宋之范希文，歐陽永叔，蘇氏兄弟，吾烏知其不終身師之而不背，而他馳也。天下有仕而變其未仕之所守者矣，未有未仕昏庸無知識，及仕能自振拔而有爲者也。士固患其不能言耳，患其能言乎哉。客曰：懼其

賈禍也。曰是固以君子之道進於人，而非以小人之道進於人也。且其道固近，易可行。今日聽之，今日即可行也，而不必有莫殫莫究之疑也。天下事在上者行之，在下者言之。當事固君子人也，卽不聽而行之，亦何至如吾子之所慮乎？客曰：吾恐人之終以爲狂且妄也。劉子愀然曰：其然。舉國皆狂，不狂者狂。使伊尹而與吾子並處一堂，吾子亦必以爲狂矣。且狂固聖人之所與也。吾黨二三人類皆得狂名於世。曩日張子金門，旣以口舌狂，今勿軒又以文辭狂。狂何病乎？天下事在上者不能言，猶幸而在下者能言之。千百人不能言，猶幸而一二人能言之，而顧以是爲嘵嘵乎，且其文

固蘇氏之文。天下之大。四海之遠。必有知之者矣。且不必天下之
大。四海之遠。而已有知之者矣。勿軒之言未失也。

以草茅而上當事。書在今日。不以爲狂。卽以爲妄。妙在以蘇氏
爲榜樣。而以伊尹爲指歸。則言之者固可無慚。而聽之者亦可
無憾。士患言之不中於道。中道而或不宜於今耳。他何患哉。○
寄庵以絕大之學。絕異之才。作令時。稍見端倪。而志不得展。退
而歸田。絕口不談時事。而偶有所觸。遂不禁反覆言之。如此。蓋
一片熱腸。胷中實有按納不下處。世有知者。作韓文公諍臣論
讀可也。

書昆明周張氏殉節事

嘉慶十有六年閏三月甲申昆明周張氏死其死何曰殉節也其
殉節何曰周張氏爲周翁重選國良筮室翁死之後三日氏亦死
也初氏以孤貧鬻於周翁與媪陳愛其賢也分任以家事事治及
翁老且病媪遂勸翁納焉是時氏年甫二十有一而翁之年已六
十有五矣翁病腸澀間一二日而下氏以水蒸浴之而手親承矢
每一遺浴承者四三氏不之厭也如是者十有八年及翁病卒氏
哀毀逾常人眾慰之曰翁家不貧汝年非少且翁三子暹昇景皆
知禮義又素感汝之勤事翁也終汝身可無他虞氏口雖唯之心

已○矢○死○殉○矣○殯○有○期○志○益○決○而○眾○未○之○知○也○凡○喪○婦○皆○脫○金○玉○簪○珥○之○屬○志○哀○也○氏○有○二○金○環○已○付○主○者○矣○忽○索○之○急○曰○將○助○喪○葬○費○眾○訝○焉○多○方○喻○止○之○索○之○不○已○乃○遣○其○環○氏○遂○翦○環○首○之○勾○者○合○棗○置○荷○囊○繫○腰○下○而○丸○其○二○環○不○使○人○知○潛○吞○之○遂○臥○不○起○當○祭○促○之○祭○氏○但○以○腹○痛○為○辭○眾○亦○不○之○疑○也○逾○時○金○毒○發○噎○喘○甚○進○以○食○飲○不○能○下○按○摩○之○則○痛○欲○絕○醫○至○不○知○所○由○有○見○其○囊○中○物○者○驚○曰○此○含○具○也○其○環○勾○之○外○無○存○者○必○吞○之○矣○急○治○之○無○驗○氏○轉○輾○困○篤○不○卽○死○翁○三○子○咸○呼○籲○求○氏○生○其○戚○屬○有○達○者○謂○之○曰○知○不○可○生○矣○不○如○成○其○志○之○為○愈○也○三○子○曰○然○則○其○死○也○宜○何○

書曰以殉節書可也。氏聞之遂死。蓋去翁之死裁三日耳。三子殮而厝諸翁柩之側。與翁同日殯同域葬焉。初氏之甫吞環也。憊甚。面目憔悴。非人狀。及殮。乃有笑容如生。云。殆所謂得成其志無憾。卽安者耶。郡之人聞於大吏。大吏飭有司給匾表門。記檔入志。如達者之所議曰。殉節孺人焉。先數年。吾師制軍琅恪勤公之姬陳以死殉公。中丞以聞。得俞旨。贈卹有加。氏聞閭婢妾固不敢望與閭伍。然使當其時。有以氏死殉事聞於朝。天子聖哲必不惜破成格。旌之。何高門懸薄之分也。今嘉慶十有八年。去氏死且三年矣。翁三子。丐劉大紳輩十餘人。以言彰之大。

紳惟世之以身殉夫者。或溺於牀第之私。或迫於名教之重。或慮夫事變之紛起。不可知。雖慷慨之勇。不如從容之難。而君子均有取焉。謂是皆情激於中。義奮於外。足以愧世之婦。貳其夫子。貳其父。而臣貳其君者。而如氏也。於是歎者一無所有。則氏之志。惟氏能自知之。能自言之耳。雖翁三子不能知而言之。况他人乎。往者。寧都魏叔子。禱死其婦。謝跌蹊泥塗。呼號連日夜不食。積十有四日。死。南昌彭躬庵士望。四拜主前。稱爲女師。惜乎氏之死。大紳輩遲久而後知之也。嗚呼。自道之不明也。愚如五代馮道。自詡長樂不足責矣。漢揚雄何如人。彼固自負爲聖人者。而乃劇秦美新作。

符命也。何耶。盡如氏之以死殉夫也。其有補於世道人心宜何如哉。是可書也。氏之遇未孺人也。然以氏之德則雖夫人可也。何但孺人卽何必孺人也。今故書之曰殉節。周張氏以見吾黨之重死者。不在孺人之有無也。癸酉重陽前一日臨安劉大紳。

此女甚奇文則敍與議俱曲盡

呂堰驛巡檢芷汀錢君傳

士○不○幸○負○仇○爽○之○才○抱○潔○清○之○志○內○之○不○獲○爲○天子○近○侍○臣○外○
之○不○能○膺○封○疆○重○寄○建○非○常○功○立○不○世○名○而○屈○首○下○吏○溷○跡○汗○身○
○此○亦○自○爲○爲○照○故○不○
既○已○病○廢○老○死○不○悔○而○又○以○官○卑○秩○未○不○及○與○太○常○典○禮○特○書○吏○
○處○見○麻○尚○
冊○此○亦○可○爲○感○歎○唏○噓○者○矣○若○復○不○略○次○生○平○使○里○氏○表○著○中○外○
奕○禩○尚○知○有○如○是○之○君○子○而○不○遇○豈○非○後○死○者○之○責○哉○余○是○以○傳○

錢芷汀

芷汀錢氏初名允湘、易名允濟、字雲、芷汀號也、昆明人、先世多
達者、至芷汀而弱、由內館議敘、銓授湖北襄陽呂堰驛巡檢、歷任

三年而引疾歸。蓋嘉慶八年也。十九年又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
一。芷汀之巡檢呂堰也。值教匪蹂躪之後。井里蕭條。農桑未遑。無
良之徒。借波助燄。日謀不靖。則召鄉好義者。精器械。嚴守望。禁格
之。於是民有攸居。流凶皆歸。苦乏食。則力請當道。出常平倉穀。改
糶爲借補助之。天雨雪。斷炊者數十家。則印券借米振卹之。呂堰
人皆以爲錢君生我也。旣又念兵燹之後。或鮮禮讓。則時時爲詩
歌諷諭之。冀丕變。適寺僧犯律。則罰其田百畝於驛之西北。及南
設義學二。皆因佛寺爲之。呂堰人且以爲錢君不惟生我而成我
也。有喧傳活神仙者。蓄妖書邪劍。日可行數百里。治病不用藥餌。

扇扇之卽愈。取爲之惑。則痛懲之不緩。須臾惑以解。蓋芷汀生平。格遵孔孟家法。有昌黎韓氏。詆排異端。攘斥佛老之遺。此固其小試者耳。均州民上訟其官。某芷汀奉大吏命往察之。未至其境。某使人以數百金賂於道。卻不受。歸以實告。均州民得直。棗陽縣諸生爭訟久不決。太守怒詰之曰。汝謂我不能聽汝訟。誰能聽汝訟者。生曰。惟呂堰驛巡檢可耳。遂以付芷汀。訟乃息。凡芷汀巡檢呂堰時。政事類如此。然是皆非巡檢官所得爲者。而芷汀顧爲之。襄樊閒官何限。僅一巡檢官耶。芷汀雖欲不引疾歸也。得乎哉。芷汀少讀書。未成。乃學畫。及冠。歷遊吳越。幽燕。兩河間。而學大進。乃

爲詩既歸。惟以詩畫自娛。閉門恥干謁。富貴人罕見其面。吾黨以爲昆。明高士第一。云性孝友。善事父母。與其弟怡怡終身。素嗜飲酒。弟以飲酒得疾死。芷汀痛之。由是不復近酒。劉大紳曰。芷汀高潔。名在昆華間。余見其詩。如其人。畫如其詩。重之。然不悉其居官時事。既得見所爲楚柝編。益重之。而惜其未遇也。今年春。輯其詩三百餘首。授予論定。既竣事。抱以歸。芷汀及門而芷汀死矣。吾友蒙化張小東登瀛。爲芷汀傳。有未備。故復傳之。小東以王文成之於龍場。揚忠愍之於狄道。方芷汀然。忠愍固嘗官於朝。而文成其後大功。既立。拜爵廕嗣。芷汀烏能有此。遭逢耶。昔韓淮陰。不爲大

將○則○匹○靡○士○元○非○治○中○別○駕○不○足○展○其○驥○足○若○芷○汀○者○當○何○所○屬○
耶○古○有○儀○封○人○石○門○晨○門○近○之○矣○然○且○不○得○以○封○人○晨○門○終○也○惜○
哉○

起一段便磊砢離奇中間敘事疊下則字最緊峭結尤神妙

○ 盧氏兩節婦傳

嘉慶二十年乙亥六月十二日丙寅寧州盧兩烈婦趙范同時殉夫死。趙華兮，鄉布衣履道女。母魏范，苴關諸生恆女。母張趙年長范二歲。先於嘉慶十六年六月歸士夔，生一女。范之歸士俊也。爲十九年六月，士夔士俊從兄弟也。是時寧州疫氣闖作，城內外多死者。盧之家死者數人矣。而士俊以八月死去。初婚未踰兩月也。方士俊之將死也，范適歸省母家。聞之，急欲歸視。其母止之曰：「汝獨不畏死耶？」范不可，曰：「死生命也。夫何可棄不顧耶？」其母不得已遣之歸。而士俊已死。范日夜哭不止。趙方慰之，無何而士夔亦

死○兩○婦○年○相○若○志○相○符○皆○誓○不○欲○生○然○范○孀○姑○在○堂○趙○翁○姑○皆○在○
女○呱○呱○襁○褓○中○義○不○可○卽○死○乃○相○約○守○節○終○其○身○同○事○紡○織○閒○旦
夕○勤○弗○怠○盧○家○亦○聽○之○無○異○議○今○年○五○六○月○閒○有○求○再○婚○者○數○數
至○其○家○私○相○語○兩○婦○置○之○若○不○聞○也○然○自○是○足○不○踰○門○限○雖○母○家
召○之○亦○以○他○辭○不○往○也○一○日○有○說○兩○婦○者○曰○爾○兩○人○年○少○守○節○恐
不○終○但○有○好○處○卽○爲○爾○兩○人○安○置○語○未○終○趙○曰○女○子○一○生○父○母○安
置○一○處○足○矣○何○再○安○置○爲○而○云○好○也○范○曰○我○兩○人○生○爲○盧○家○婦○死
則○爲○盧○家○鬼○耳○毋○多○言○說○之○者○無○以○難○慚○而○去○有○從○旁○竊○笑○之○者
兩○婦○退○相○謂○曰○是○疑○我○兩○人○也○我○兩○人○旣○自○信○矣○人○顧○不○相○信○如

此笑難堪

此○耶○懼○且○逼○不○如○其○死○也○遂○連○日○同○澣○衣○服○皆○極○潔○清○燈○下○焚○針
蒿○什○物○氣○達○比○鄰○兩○婦○卽○死○之○志○決○矣○而○其○家○初○不○知○也○又○以○其
言○笑○自○若○弗○疑○至○六○月○十○二○日○夜○聞○家○人○聞○范○呼○趙○曰○何○遲○也○趙
卽○應○之○曰○諾○久○之○寂○無○語○聞○女○啼○聲○不○止○呼○之○無○應○者○起○視○之○則
○著○色○○佳○所○請○來○得○明○去○得○白
月○色○當○窗○皎○如○白○晝○兩○烈○婦○皆○縞○衣○素○履○同○縵○梁○間○縊○死○矣○趙○年
十○有○九○范○年○十○有○七○兩○弱○女○子○耳○嗚○呼○烈○哉○范○余○女○壻○張○孝○廉○復
申○甥○女○孝○廉○書○兩○烈○婦○事○寄○余○欲○爲○作○詩○歌○其○子○童○子○鴻○章○弔○兩
烈○婦○詩○云○同○心○二○節○婦○視○死○直○如○歸○腸○斷○棲○梁○燕○先○秋○六○月○飛○又
云○鬚○眉○復○鬚○眉○同○舟○判○吳○越○感○此○我○常○歎○兩○心○一○輪○月○盡○之○矣○復

何益。乃次其行爲傳。趙舅諸生勲姑何范舅彩姑王於例得附書。年不滿初議再婚者至盧家。兩烈婦適栽金鳳花。歎曰：我兩人今日尚栽花。恐花開我兩人不及見矣。皆泣下。至是卒如言。盧家乃同城葬。城西山麓距皖江若干步。

論曰：兩烈婦殉夫死。烈。同日同投。纒死。烈。而吾州盧氏乃適得之。滇中罹疫。災幾三十年。死者數十萬人。其間必有子死。其父弟死。其兄者。而余僻處孤陋。未及見聞。今年始聞昆明西壩徐文林病疫。將革。其婦楊相嚮哭。文林謂婦曰：奈何。徒哭爲死。卽共朝夕耳。解腰間帶授之。文林死。遺其子甫歲餘。婦日抱兒持帶泣。卽於死。

得

類記法目黎所云葬道

者再文林弟文桂以撫孤義責之緩須臾無死未及旬其子死婦
乃以所授帶自縊死路南諸生楊春煦從其祖校官元宰仕宜良
死於疫婦張於其柩歸之日乘閒自縊死宜良諸生彭文煥子大
宗婦洪於大宗死日蒼黃治殮之時自縊死今又聞兩烈婦行事
以余所見死疫之家骨肉不相視親戚不相過安之若固然者比
比矣兩婦乃能矢死守弗肯去疫亦不能死之而卒同縊死以自
殉聞可不謂之烈婦人乎世言神司疫鬼愚縊明者固不道要其
爲禍敗之至有不可禦者然如兩烈婦則敗之適成之禍之實福
之矣兩烈婦成其福其夫因以成其福其父母舅姑亦且因之豈

眞○有○鬼○神○使○之○然○耶○或○謂○范○始○爲○謀○趙○從○之○范○年○少○於○趙○固○勝○趙○
嗚○呼○此○流○俗○之○言○也○夫○士○君○子○家○國○之○際○尚○有○始○相○約○繼○相○背○者○
迫○其○後○富○若○貴○且○自○幸○其○不○死○者○兩○烈○婦○有○死○無○二○不○先○後○時○此○
其○人○直○當○於○張○許○文○謝○奇○男○子○間○求○之○徵○珪○溥○質○對○之○有○慚○色○矣○
而○尚○煩○擬○議○較○量○於○其○間○哉○

書法謹嚴論尤痛快

○ 啞孝子傳

孝子無姓名人以其啞而孝也謂之啞孝子亦不悉爲何里人昆明人以其爲孝子也謂之昆明人孝子生而啞不能言與人處以手指畫若告語者人或解或不解也性至孝有母年已老饑寒皆所請先○養○事○志○心先喻之不待母言也家無食乞人餘以養有所得必持歸陳母前俟母食然後食母未食不先食也母偶恚怒則嬉戲拜舞母前母歡娛如初然後已母無他子只一啞孝子見孝子啞始亦悲傷實以一○事繼而且安之久之且以爲勝不啞子也有食瓜者見孝子立於側與以餘持之去食瓜者固素聞孝子之食必先母也躡其後驗之

信○然○乃○大○駭○服○已○而○母○死○鄉○人○方○議○贖○錢○斂○孝○子○蹶○然○起○牽○鄉○人○
衣○至○一○井○邊○數○數○指○水○中○眾○訝○之○姑○引○繩○索○下○視○則○得○錢○纍○纍○凡○
母○之○衾○若○棺○與○凡○埋○葬○之○費○皆○具○不○知○錢○所○自○來○也○或○曰○孝○子○曰○
乞○歸○必○投○一○錢○於○中○積○之○久○矣○或○曰○非○也○天○以○是○賜○孝○子○也○既○葬○
母○卽○遠○遊○不○歸○或○曰○孝○子○且○仙○矣○嗚○呼○孝○子○而○不○仙○不○孝○子○而○願○
仙○乎○孝○子○之○仙○無○疑○矣○然○吾○謂○非○獨○孝○子○仙○也○卽○其○母○亦○非○常○人○
夫○父○母○於○子○期○之○才○智○聰○明○功○名○富○貴○常○也○才○智○聰○明○功○名○富○貴○
矣○然○往○往○任○其○辱○身○賤○行○貽○父○母○羞○而○亦○安○之○則○大○非○矣○母○能○安○
孝○子○之○啞○而○孝○子○能○以○啞○而○孝○覓○於○世○是○母○是○子○豈○易○得○者○哉○
○謀○之○如○見○
○妙○論○純○用○本○色○語○尤○
○寫○一○時○愛○情○

貢戴子子淳太和李子於陽皆有啞孝子詩詩足傳矣紳故倣陳
鴻例爲之傳嗟嗟紳固不啞者視孝子愧多矣孝子事在乾隆年
中戴生云嘉慶丁丑九月三日

被議皆歷歷可喜中間插三或曰尤佳

○○○昆華聯吟集序附錄

成都楊子蓉渚以江西縣令于投滇南歸有日矣太和楊子嶰谷
彙其游覽山川友朋贈答之什爲一編以志一時會合之雅走書
二百里外屬余序蓉渚先世固太和譜籍以是入滇卽與嶰谷友
善因嶰谷友卽園因卽園友余皆相善也初余以二月間哭卽園
來昆明蓉渚顧余於逆旅不遇余往報亦不遇頃之相見於嶰谷
藥室蓉渚氣靜神怡恂恂下人才敏學優粥粥若無能古人言黃
叔度汪汪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渚之不濁言與庸公瑾交如飲醇
醪令人自醉今乃於蓉渚見之矣余將歸之前一夕宴於其館在

座者爲王君樂山。李子古坡。張子葛民。楊子丹亭。錦橋阿子。象山與嶰谷。賓主九人。余與樂山老已。至蓉渚。携杖結襪。情文過禮。冀畱信宿。勿去。而余於次晨卽歸。蓉渚悵惘。不能自己也。後復來。乃大喜朝夕饋問不絕。一日招飲。潛令畫史寫予及樂山像。將以作圖。昔唐常建冒雪入京師。王維圖之。又爲孟浩然作圖。古今傳爲美談。蓉渚深致。不減摩詰。余輩何人。敢望孟常二公耶。余旣歸。而蓉渚亦請假返成都。與葛民同路。行八月中。遣使賁圖至邨舍。且訂重爲昆華之遊。先是蓉渚與嶰谷鍾子賈意。王子華樓僧永覺。放舟近華浦。上大觀樓。又與嶰谷丹亭。臨羅漢壁。宿鏡心亭。過太

一路敬政文情風馳如核舟中流水波不

華華亭兩寺登山臨水興到詩成余皆不及與至是復不能踐約

○異○到○此○忽○房○出○才○惻○愛○則○議○論○擢○引○陪○各○遍○觀○主○人○皆○洋○大○觀○

也○演○雖○偏○隅○遠○在○京○師○萬○里○外○然○自○入○版○圖○來○學○士○大○夫○馬○跡○帆

○可○云○無○憾○

影○亦○自○不○乏○而○求○其○照○耀○山○川○變○移○變○異○世○而○後○稱○道○不○衰○則

惟○新○都○太○史○楊○升○庵○一○人○而○已○今○蓉○渚○乃○能○繼○之○蓉○渚○固○蜀○產○又

○節○次○光○住○

適○氏○楊○天○下○事○正○非○偶○然○哉○顧○念○太○史○當○日○成○臣○久○謫○行○樂○忘○返

昆○華○蒼○洱○不○相○遺○棄○其○紀○遊○諸○詩○文○載○在○集○中○而○如○中○溪○宏○山○周

山○諸○君○子○雲○從○景○附○膺○詠○和○歌○亦○自○班○班○可○考○竟○未○有○彙○為○一○編

使○人○展○卷○而○卽○見○一○時○友○朋○之○樂○文○辭○之○盛○如○嶰○谷○所○爲○者○則○此

○取○是○此○兩○篇○主○實○身○分○似○見○

較○無○遺○憾○矣○然○使○蓉○渚○志○滿○氣○盈○侈○然○自○足○不○下○里○門○罔○恭○桑梓

國朝文錄

必不與嶢谷諸子往復。又或蕩檢踰閑狎昵惡少博塞喧呼倡優

雜沓諸子不屑一過其門。此編於何有也。及是將歸矣猶欲余尋

前盟屬嶢谷作書相邀。媿媿數百言讀之神色飛舞。此身已如到

苴爾城郭閒矣。繼而思蓉渚非浪遊人也。治地方百里生民幾萬

人無老無幼倚為父母。賢勞公事勢不可留。方其來時牽衣把袂

計程數期日月易逝。兩歷寒暑遲遲不歸。負鳩杖竹馬之望何也

且禮君子不盡人之歡。姑留此有餘之緣為後會計。是豈不可於

是余不果往而蓉渚於十二月四日載此編行矣。惜即園先萎胡

露不及見此編之成。而余與諸子或長亭進酒或遠道贈言。陽關

曲終本此老成之所以為曲也

上段

疊奏竟少一人。蓋不待問，箇心傷撫琴淚下，而有不堪回首者矣。又多此一編在耳目間，憂來哀至，何時斷絕也。雖然，即使無此一編，而余與諸子其遂無離別之感也哉。道光七年丁亥十二月乙亥，臨安劉大紳序。時年八十有一，在高茶砦西樓。恨不能飛去，離亭酒共斟。梅殘還折柳，淚住更傷心。序次新詩卷。迴翔古翰林，願將身化雪。孤館照長吟。

歷落絃次通篇純以神行而中間議論一段尤暢以八秩高年與會淋漓如此袁簡齋豈足道哉而予因見此文遂索其集選入國朝四十家中亦可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矣